

陳伯玉文集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雜著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勅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
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寔
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
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
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
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

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藹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憊譚亦憊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遠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

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
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
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
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
太平之人悅樂于德不悅樂于刑以刑窮于人人必慘
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
下逆臣賊子頌伏嚴誅所以勸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
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
用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
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寔聖
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于此也伏願神皇垂
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
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
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
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

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
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
神皇深知僭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寔
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
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
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
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
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
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

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
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
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
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
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寔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
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
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
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

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
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鳥鸞不
接翼董猶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
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
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
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反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
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
勇謀皆待其人然可獲展苟非其類道不盡行凡賢人
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堙沒於時今
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

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
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
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
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夫
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
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
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祿之蹇本傳味道周思茂固蒙
神皇信任之矣然竟皆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
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
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
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湏任賢者也臣聞
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
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
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絕喉粮亦不可以謬賢而
遠正士此寔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
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寔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
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

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
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
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
三王名高五帝寔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
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
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
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
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

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要命頒賞未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本傳作表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
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
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
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止狄於今十
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
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筭爾臣伏
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
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
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量其損
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害行兵不害行賦役
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

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
戎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搆逆者
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思念慈仁敦
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寔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
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
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
必疑憲疑憲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僇過
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

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謗譖此賢人之灾厄
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
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寔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
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安况天子
之問敢不悉蝼蟻之誠真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
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忌諱實戰戰惶惶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羗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羗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以懲其姦庶可以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

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微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以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回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